

●沈友益

清差苦旅 追本溯源

——评介《中国历代图书著录文选》

由《图书馆学通讯》原主编、高级编审袁咏秋主编、雷季光等专家参与搜集资料并整理编辑的《中国历代图书著录文选》和《中国历代国家藏书机构和名家藏读叙传选》，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辑录自秦汉至民国以来历代官录经籍艺文等志和专论、专著，历代著名的书目、评论，以及历代国家藏书机构沿革和藏读叙传史料的大型文献资料书；是第一部比较完整、全面的辑录我国历代图书和图书工作文献资料的专业资料书，同时也是对这些资料源流及其良莠得失，进行了卓有见地的研究评述的论著。两书对于弘扬我国古代藏书、治书及图书典籍形制成书，校勘流传及历代修书置院等优秀文化传统，探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图书馆学理论基础，对于高等学校图书馆学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人作为一个长期与教材建设和图书馆工作有一定联系，对本书的编著和出版了解较多的人，想对此书提出几点看法。

第一，我国高等学校的教材建设工作，自1961年党中央、国务院亲自抓教材工作以后，多次制订教材建设规划，集中了各学科中最优秀的专家、教授，编写各科的通用教材，取得很大成绩。其中许多不仅是优秀的教材，也是优秀的学术专著。文学和社会科学教材建设中特别强调“论、史、资料并重”的方针。从实践中看，资料的整理编纂工作相对地比较薄弱一些。图书馆学的教材建设工作比起文、史、哲、经、教类起步又晚一些。袁咏秋同志的两本书是国家教委1985~1990年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计划中两个比较重要的选

题，第一本《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已于198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二本《中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初拟题)因资料较多，由主编建议，经向权威学者咨询，并报教委社科司同意分作《中国历代图书著录文选》和《中国历代藏书机构及名家藏读叙传选》两种(计共三册)出版。

大家知道，我国近现代图书馆主要是学习、借鉴西方模式，新中国建立后又转而学习前苏联，而中国的固有特色，特别是具有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古代藏书、治书的学术精微往往被束之高阁或当成“封建主义”的垃圾抛弃了。可以说，上述两书的出版，填补了图书馆学专业教材中一个重要的空白，不仅为高等学校图书馆学专业教师、研究生、本专科学学生学习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对提高教学质量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可供图书馆专业和文科其他课程的教材编写和科学研究工作参考使用。

第二，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最主要的手段、工具是资料。近年来，虽然计算机等现代化手段开始大量应用，但它终究是工具的工具。而掌握大量的资料，特别是第一手的资料，包括来自图书文献的调查研究，乃是一切文学、社会科学创作和研究的基础和源泉。但是长期以来，在我国文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中，就存在着重论、史，轻资料的偏向。有的人，不认真的去掌握足够的资料，而作出许多空泛的议论和武断的结论，这种作风，轻则谬误百出，重则祸国殃民，这种事例太多了，这种教训太深刻惨重了。但是，掌握资料，做资料工作确实太枯燥、太 (下转第95页)

《中国图书馆学会综览》

这本由中国图书馆学会组织专家学者所撰写,向参加'96北京国际图联大会的世界图书馆同行介绍学会成立以来状况的著作,近期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本书学术性、资料性并重,包括了大量有关图书馆学会的相关历史资料。本书中英文对照、印刷精美,是各图书馆学会和图书情报单位对外交流的首选赠书,具有相当的保存价值。(定价:30.00元。联系地址:北京天津街7号。邮编:100034。)

《蓬勃发展的中国图书馆事业》

为配合'96国际大会在北京的召开,'96北京国际图联大会组委会和中国图书馆学会委派吴慰慈等图书馆界知名专家、教授编写了此书,旨在向世界各国图书馆同行、专家学者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状况,本书具有较高权威性,对图书馆同行从事研究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义,全书中英文对照,印刷精美。(定价:28.00元。联系地址:北京天津街7号。邮编:100034。)

(上接第67页) 清苦了!袁咏秋同志在长期的图书馆工作中,特别在主持学报编辑审稿的十数年中,每每发现缝隙,务必追根溯源,潜心求学,从而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离休后,更不遗余力,精心整理,补苴罅漏,终于完成了这项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工程。不仅为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特别是为青年学者提供了丰厚的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为教学科研提供了新的资料来源;同时在她博洽地运用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宝藏,对中外文化,特别是古代的中外历史文化进行了客观的、科学缜密的综观比较,整理出中国古籍文化中诸多“第一”、“之最”。用资料说话,十分有力地弘扬了中国古籍文化的优秀传统。

第三,我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文明的古国,现存古籍浩如烟海,无论质和量都有辉煌的成就记录,是我们的瑰宝,也是我们的骄傲。这些文化典籍,历经岁月的淘淘和各种人为和自然灾害,仍能大量保存至今,是由于我国历代官府和私家藏书机构、藏书家,各代史家、学者、历代出版家和印刻工匠共同艰辛劳作的血汗结晶。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我国古籍的整理和出版传播工作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和强大的物质条件。但是每当社会体制发生变革时,人们的价值观念有时也会随之变化,一段时期内很可能造成某些人对传统文化的忽视或冷漠。因此,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包括

对图书典籍整理出版印制等一系列工作,也存在一个亟待抢救、组织整理和发扬光大的任务。图书经籍及其校理印制工作,自古以来就是一件为了传之后世的不朽劳作;一件对历史,对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有重大作用和影响的工作;同时也是一件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为他人作奉献的事情,是一件很清苦,很枯燥,而又不可以“等价”论评的艰苦劳动。可喜的是,现在,在我国图书文化界和高等学校图书馆中还有无数这样甘为社会,为教学、科研事业默默耕耘的人。袁咏秋同志正是他们中较为典型,卓有成绩的一员。她40年代末于文华图书馆学专门学校(武大图书馆学院前身)毕业后,一直从事图书馆和专业编审工作,对专业和人生感悟较深。她淡泊明志,耿介不随,几十年风雨兼程,优案笔耕,几无驻足小憩之悠闲。离休后,身心得以解脱,重拾金瓯,虽清苦之旅,但得专心至志于学,终于完成这一巨大工程,实人生一大快事!我们愿意借此机会向她 and 所有乐此不疲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同时,我们强烈呼吁,要科教兴国,就要重视图书馆建设,就要重视和加强图书资料工作,关心和支持图书工作者,让我们为我国科学的春天共同增光添彩!

沈友益 原国家教委教材办公室主任,现离休。通讯地址:本刊转,邮编:100034。

(来稿时间:1996-04-22。编发者:徐苇。)